

● 彭斯远 黄明超 主编

西南儿童文学 作家作品论

伊犁人民出版社



西南儿童文学 作家作品论

● 彭斯远 黄明超 主编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卡哈尔

封面设计:萌 新

西部文丛

西南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

彭斯远 黄明超 主编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奎屯市北京西路 504 号 邮编:833200)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40 印张

80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425—331—6/I.146 定价:(全套)78.00 元

目 录

崛起的西南儿童文学(代序).....	王泉根 范奇龙(1)
云南儿童文学的思考	王泉根(21)
《母狼紫岚》审美情趣纵横谈	彭斯远(30)
留住孩子的目光	乔传藻(38)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读《绿歌》	戴明贤(44)
艰难而有意义的追求	黄 瑛(48)
真挚的诗人真挚的诗	王泉根(53)
新时期巴蜀儿童文学宏观扫描	彭斯远(57)
当代少年精神世界的守望者	方卫平(67)
邱易东诗歌的空间建构艺术	吴其南(71)
带领孩子走向人生广处和历史深处	吴 野(76)
读韩蕤作品札记	陈朝红(81)
随笔杨红樱	梅子涵(86)
淋漓尽致写童真	郑光中(90)
她心中有一片梦湖	沈 重(94)
蔺瑾动物小说初探	郑光中(100)

川东儿童小说一瞥——序《第 101 张贺年片》	彭斯远(106)
李华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圆 跃(111)
儿歌大王邓元杰	古 木 王宝宜(115)
鸟瞰跨世纪重庆儿童文学	彭斯远(119)
张继楼儿歌的艺术成就	黄明超(127)
谭小乔幼儿文学的美学追求	王泉根(132)
挖出自己的那口井	李晓峰(138)
关于文学话语更新致沈国仁	彭斯远(144)
谈父亲揭祥麟的儿童文学创作	揭开宇(151)
钟代华儿童诗透视	彭斯远(158)
巴南童趣	张继楼 彭斯远(163)
探索中师儿童文学活动的新路	黄明超(168)
培养儿童文学感悟力	郑德昌 曾祥敏(174)
幼师生与幼儿文学	张永锋(178)
幼教园地孕育文学新人	徐 赤(182)
书后跋语	彭斯远(186)

崛起的西南儿童文学(代序)

王泉根

范奇龙

—

“西南”一词代表的是某种相对的方向和方位。就中国地理而言,西南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南是指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从1997年3月起,重庆已与四川分家,成立直辖市)三省一市;广义的西南,则还包括西藏、广西两地甚至湖南、湖北西部一些地区,泛称“大西南”或“长江上游”。由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彭斯远教授和《重庆师范教育》杂志主编黄明超先生主编的这部《西南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所涉的“西南”,指的是前者,即云贵川渝三省一市。当代西南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南儿童文学则是整个当代儿童文学艺术版图中的独特而恢宏的篇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育一方文。当我们考察西南儿童文学时,我们关注的目光首先不能不投射于生长培育西南儿童文学的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

西南因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从远古“元谋人”“巫山人”时代开始,就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内部统一的地区。秦岭、大巴山、巫山、武夷山、横断山等周边一系列耸立的山脉形成了西南的天然屏障,而西部岷山、大雪山则与巨大的青藏高原

连为一体,使西南既远离中原政治、文化轴心地区,又远离唐宋后逐渐发达起来的东南沿海经济中心地区。与此同时,西南内部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数条与中原相异的南北流向的大江大河,一方面隔出了其同境外南亚次大陆的自然界限,另一方面又沟通了西南内部的相互联系。西南一直要到近代,特别是交通工具高速发展的现代,这才真正开始走出封闭,使“蜀道难”“黔驴技穷”“夜郎自大”永远成了历史的典故。特别是经过六十年代的西南“三线建设”、八十年代的“西南部开发”,尤其是九十年代西南沿江(长江)、沿边(边疆)地区的全方位开放以来,西南的地位和意义日益突出,西南越来越为世人所认识。

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边疆热带雨林地区是西南最为夺目耀眼的风景线。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因有成都、重庆两大都市统领气象,故又称成渝地区。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当代,则和京津地区、沪宁杭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同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和工农业生产基地。巴山蜀水即有一马平川、都江堰自流灌溉的沃野,又有风格多样的川东丘陵山地与川西高原雪域,它们与成百条奔流不息的大小河流一起,将巴蜀山川装扮成雄(夔门天下雄)、秀(峨眉天下秀)、幽(青城天下幽)、险(剑阁天下险)之地。山的韧性与水的灵性使巴蜀文化放射出无比耀眼的金色。横亘在滇黔两省的云贵高原,岭谷起伏、星罗棋布的大小坝子、梁子,与苗岭、云岭、怒江、怒山等高山大川一起,营造出高原地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万千气象与神秘风韵。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路南石林、苍山洱海,并出产被视为极品的茅台、

云烟,更孕育出滇文化与黔文化自强不息、实干力行的文化品格。相对于西南内陆腹地较为封闭的地域而言,位于“彩云之南”的边疆热带雨林地区,因与东南亚诸国比邻的独特区位优势,使这里不仅成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最佳通道,并成为今天大西南对外开放最活跃的边贸口岸。云南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省,边疆热带雨林风光与多民族生活色彩,使“彩云之南”成了南方又一条旅游热线。

——当代西南文学与西南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一方崇山峻岭包裹下的独特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中生产出来的精神作品。地理因素是最稳定的,地理环境的稳定性又影响了与之紧密相联的地域文化生态的稳定性与特征。正是这一生存空间与地域文化背景,濡化、组织、干预和引导着当代西南文学包括西南儿童文学作家的性格与思维、情趣与视野、精神气质与艺术感受,从而影响着西南儿童文学的表现世界、精神走向、文化品格、审美追求。

二

西南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板块。从历史发展看,这一地区的儿童文学曾在八年抗战阶段出现过第一个“黄金时期”,并被郑重记入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当时,以重庆、成都、昆明等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坛,为聚集了一大批以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何公超、刘御等为主干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涌现出以《猴儿大王》《乐园进行曲》《铁蹄下的孩子》等儿童剧、陶行知的儿童诗等为代表,以重庆孩子剧团、昆明儿童剧团的演出为重要现象的儿童文学兴旺景观。大后方儿童文学与延安根据地儿童文学、上海孤岛儿童文学一起,共同谱写了抗战儿童文学的精彩乐章,被誉为“大时代中的小战鼓”。

虽然西南抗战儿童文学的斐然业绩，主要依靠了外来文化力量，但它毕竟诞生在西南这片热土上，并为西南播下了现代儿童文学的种子。

五十年代是西南儿童文学又一个值得回忆的时期。公刘、白桦、周良沛、顾工等西南边疆军旅诗群和雁翼、梁上泉、傅仇、陆启、沙鸥等西南和平建设年代的巴蜀诗群，一度饮誉中国文坛。这批年轻诗人在着力营造诗国天地时，也同时关注着儿童诗的创作。如公刘参与了民间长诗《阿诗玛》《望夫云》的整理和创作（民间文学作品往往又是广受欢迎的少儿读物）。雁翼出版了诗集《紫燕传》，沙鸥结集有《老鼠盗牛》；而梁上泉更是从一登上诗坛，就念念不忘为孩子写作，数十年坚持不懈，先后出版了儿童诗集《从北京唱到边疆》《小雪花》《飞吧！信鸽》以及儿童歌舞剧《熊猫咪咪》和儿童音乐剧《小萝卜头望着我》等，为促进西南儿童文学作出了特殊贡献。五十年代西南儿童文学界还出现了小说作家揭祥麟创作的《桂花村的孩子们》、寓言作家湛卢创作的《猴子磨刀》，以后又有张继楼创作的儿歌《夏天到来虫虫飞》等一批优秀作品，为西南文坛赢得了声誉。

西南儿童文学界真正布成阵势走出“西僻之乡”的局限、走向大气，是在八九十年代。这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革、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儿童文学的大进展是同步的。这一时期，西南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老中青三代合力垦辟，共创风骚，使西南成为与北京、上海互相响应的中国三大儿童文学创作基地。在重庆，有张继楼、梁上泉、蒲华清、彭斯远、谭小乔、杜虹、李小海、李晓峰、徐国志、成再耕、柯愈勋、钟代华、王代轩、梁子高、余燕高、俞琦、江日、刘

军、王光池、黄继先、张世钟、王文顺、沈国仁、崔英、曼子、陈晓虹等。在四川，有何群英、丁隆炎、蔺瑾、刘兴诗、童恩正、揭祥麟、邱易东、徐康、韩蓁、黄一辉、杨红樱、赖松延、蓝星、吕谦、邓元杰、陈官煊、汪黔初、李义兴、马及时、彭万洲、李华、徐华、寄华、曹雷、束慧、段平、卢管、王建平、胡本常、杨笑影、喻德荣、余不疑、干天全、沈慕垠等。在云南，我们可以追寻到一批较早从云南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儿童文学作家刘绮、杨美清、马瑞麟、钟宽洪、赵克雯，以及在各个时期不忘为孩子们写作的李乔、彭荆风、晓雪、李钧龙、张昆华、普飞、杨明渊、孙继斌、朱德普等；而以群体优势亮相的则是八十年代一批更年轻的“太阳鸟”作家群，他们是乔传藻、沈石溪、吴然、辛勤、张祖渠、吴天、严亭亭、康复昆、张焰铎、马赛、杨玉珍、董祥云、任素芳、茵芳、汪叶菊等，还有白族寓言作家凝溪。在贵州，则有戴明贤、黄瑛、吴秋林、黄鹏先、王泰麟、叶辛、俞伯秋、陈学书、刘大林、钟声威、何永刚、余未人等。

以上开列的虽是一份十分不完整的名单，但已可见出西南儿童文学的强大阵势。这些作家几乎都出版过个人作品专集，获得过有影响的不同层次的儿童文学奖，有的还获得过海外文学奖。特别是云南的沈石溪，他曾以《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等作品，连续三次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此奖是中国作家最高级别的五大纯文学奖之一。曾获此大奖的，西南还有四川蔺瑾的小说《冰河上的激战》、邱易东的诗集《到你的远山去》、云南乔传藻的散文《醉鹿》、吴然的散文《小鸟在歌唱》。

据我们有限的资料，西南各地都出版过荟萃全省市儿童文学佳作的选本。如重庆有《第101张贺年片——川东儿童

小说集》(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星星·月亮·太阳——重庆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选》(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8 年版),四川有《黑眼睛孩子——四川儿童文学作品选(1979—1989)》(四川少儿出版社 1993 年版),云南有《云南儿童文学选》(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太阳鸟——云南十年儿童文学选》(云南少儿出版社 1989 年版)以及论文集《云南儿童文学研究》(晨光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贵州有《贵州新文学系·儿童文学卷 1919—1989》(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 版)。这些作品选本,一方面记录积累了西南地区儿童文学的优秀之作,同时也成了研究西南文学的珍贵文献。

西南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以四川和重庆为中心。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西南师大中文系还招收了多届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八十年代,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创建了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出版有《外国儿童文学研究》学刊。九十年代,重庆师范学院又创建了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并以我国西部儿童文学为研究重心。此外,重庆江津师范学校因积极倡导儿童文学的突出办学成绩,被命名为“重庆市特色文化单位——儿童文学校园”,该校还每年举办“儿童文学节”,这在全国中师系统开了一个好头。成都幼儿师范学校的幼儿文学教学,在全国幼师、普师系统居于领先地位。该校编印的《儿童文学》信息内刊,成为联络、团结各地幼儿文学教学工作者的重要纽带。八十年代以来,西南理论界出版了多种儿童文学论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理论空白。1985 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彭斯远所著《儿童文学散论》,是西南本土作者较早出现的儿童文学论著之一。继此之后,成都郑光中著有《幼儿文

学 ABC》《文学与育儿》，昆明吴然著有《儿童文学札记》，贵州黄鹏先出版了《名作赏析与儿童文学创作谈》。西南理论界还推出了寓言文学史研究的厚重之作，此即云南凝溪的《中国寓言文学史》、贵州吴秋林的《世界寓言史》。此外，西南一些师范学校还合作编撰了数种儿童文学教材，如由贵阳师范学校牵头、周世盛主编的《儿童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由重庆第一师范学校牵头、陈洁与黄明超主编的《儿童文学基础》（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由成都幼儿师范学校牵头、郑光中主编的《幼儿学文学教程》（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此外，作为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的郑光中，还主编了《当代儿童文学教学论文集》（成都天地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由于西南儿童文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八九十年代有不少全国性的儿童文学重要会议与活动选择在西南举行。西南的话语越来越引起文坛重视。这类重要会议与活动有：

1982 年 6 月，文化部在成都举办的“西南、西北片区儿童文学讲习班”；

1985 年 7 月文化部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性儿童文学理论规划会议”；

1986 年 10 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在贵州黄果树召开的“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研讨会”；

1986 年 11 月，全国少年儿童文化工作委员会委托四川外国语学院在重庆召开的“外国儿童文学座谈会”；

1991 年 5 月，云南省作家协会邀请全国数十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参加的“滇西儿童文学笔会”；

1992 年 7 月，云南省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昆明——

台北儿童文学交流会”；

1992年10月，四川省少儿出版社等单位邀请全国数十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参加的“九寨沟儿童文学笔会”；

1993年8月，四川省作家协会等单位在成都温江召开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讨会”。为配合这次活动，四川少儿出版社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还合作在两岸同步出版了《海峡两岸儿童文学选集》丛书。

我还应特别提到，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会分别与贵阳师范学校、成都幼儿师范学校、重庆幼师学校、重庆江津师范学校联合，先后于1993、1995、1999年在贵阳、成都、重庆三地召开的全国幼儿文学教学研讨会。这三届会议，对当代幼儿文学教学研究与师资培养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八、九十年代全国性儿童文学会议与活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西南举行的，这充分显示了西南儿童文学在当代儿童文学界的位置。

儿童文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作家队伍的培养、作品的出版与传播、作品的社会反馈（批评）与社会评估（评奖）、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教学）等。限于篇幅，我们无从对西南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详作描述，但管窥蠡测，仅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已可看到八九十年代西南儿童文学的整体阵势与不凡实绩。中国儿童文学的地平线上，已经崛起了一条西南的“山脉”，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已成为当代中国继北京、上海（以及江浙）以后又一个儿童文学重要基地。

三

西南地区的儿童文学创作，因各地作家队伍的养成、区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差异，就川渝云贵三省一市的情况而言，又

体现出各自不同的创作重心与审美流向。以我们的初步观察,大致说来,四川以童话,科学文艺的创作成绩最为明显,小说也有相当分量。重庆以幼儿文学、都市儿童小说为特色,拥有一批实力派作家。四川与重庆同属巴蜀文化圈,巴山蜀水出诗人,川渝两地的儿童诗创作一直走在前列,在全国与京、沪诗人鼎足而三,各领风骚。贵州儿童文学在少数民族题材内容的童话、小说、诗歌创作及民间传统儿童文学的搜集整理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云南儿童文学创作在西南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表现。云南的创作充分体现出边地热带森林和多民族的特点,以动物小说、绿色散文、少数民族童话最具影响。

前已述及,西南由于位处内陆腹地,地理环境的独特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濡化、影响着西南儿童文学创作的表现世界、文化品格和美学追求。就西南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景观而言,我们认为,取得成绩最大、最能体现出西南儿童文学个性并在全中国文坛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这样三方面的作品:动物小说,儿童诗与儿歌,童话寓言与科学文艺。

A、西南动物小说创作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西南作家的动物小说创作已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今日文坛,如果研究动物小说,不谈西南,根本无法进行。动物小说创作以云南沈石溪为代表,四川蔺瑾居其次。

沈石溪从一开始涉足文坛,就选择动物小说作为主攻文体,迄今已出版了《第七条猎狗》《红奶羊》《混血豺王》《野牛传奇》《一只猎雕的遭遇》《象母怨》《乞丐虎》《盲孩与弃狗》《和乌鸦做邻居》《残狼灰满》等十多部动物小说集,共300多万字,

作品被翻译成英、日等多种文字。这位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走出来的“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生机盎然，充满蓬勃活力与阳刚精神的动物世界，并塑造了一批动物典型形象。为捍卫生命尊严进行殊死拼搏的猎狗赤利（《第七条猎狗》），为保持下一代生命质量而艰苦追寻的母狼紫岚（《狼王梦》），在出生入死中完成角色转换提升生命意义的猎雕巴萨查（《一只猎雕的遭遇》），将生命残缺化为生命动力终于登上狼王宝座的残狼灰满（《残狼灰满》）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沈石溪的小说，善于表现动物世界的生活社会习性，营造丛林法则中的惊险故事情节，描写大自然多姿多彩的童话意境，将动物的物性、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融为一体，笔带力度，饱含激情，气势充沛，从而使作品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轩昂奔放、猷劲晓畅的审美风格，流动着一种激扬原色活力与雄健向上的生命气象，并折射出深刻的哲理内涵。沈石溪动物小说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意义是，执着于对“动物性”——与儿童生命世界有着最密切的天然联系的动物世界的探索，艺术地再现和描绘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生命原色及由描绘动物而生发的对博大自然界的由衷礼赞。从人类整体生命的制高点上，为少年儿童提供生命力奔放与灵魂提升的艺术载体。重在自然人格、生命人格、原始人格的启悟与烛照，使儿童在走向“社会人”生命的同时，葆有“自然人”生命的基因与力度。

四川作家蔺瑾的动物小说，既有与沈石溪相似风格、同样充满生命激情的作品，也有诗意地描写人与动物关系的另一类意境的小说。前者的代表是其成名作《冰河上的激战》。这篇小说以激昂、神奇的笔力，描写了一场发生在青藏高原荒漠

冰河上的动物大战。世世代代栖息在雁石河边的野驴群,突然遭遇到一群饥饿凶残的恶狼的袭击,是奋起迎战还是等待灭亡?一场保卫家园与生命的殊死血战在冰河上展开了。小说着力刻画了智勇双全的驴王江颇噶丹和狡诈暴戾的狼莫讷更这两个不同形象,将一场生与死、弱与强、正义与邪恶较量的冰河激战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惊心动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相对来说,蔺瑾的《狐谷》则换了另一种轻松抒情的笔调。作品通过小狐狸狐三与少年张岳和老猎人之间互相救助、报恩的一连串故事,由衷地赞美了人和动物相互理解、依靠的亲和社会关系,表达出对自然生态和谐景观的向往。蔺瑾还有另一类以西藏雪域高原为背景的动物小说也写得很有特色。

大西南是山之地,林之海,动物之王国。西南作家借助这一独特的地域生态优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动物题材作品的创作,不时有佳构问世。如云南作家张品华的中篇《蓝色象鼻湖》,乔传藻的中篇《黑闪》、短篇《哨猴》《黑雕》,董录的《“牯子山官”之死》,重庆作家李晓海的《热合买提家的狗》,四川作家左人的《斗豹》等,都见出艺术功力。这些内容新奇、情节生动并充满西南地域特色与多民族色彩的动物小说和沈石溪、蔺瑾的作品一起,构成了西南儿童文学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B. 西南儿童诗与儿歌创作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出诗人,诗人恋山水。大西南的大山大江大峡大湖大草原大森林,本身就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西南多诗人,尤其是巴山蜀水间的四川与重庆。川渝两地儿童文学,以诗的成就为最大和最具特色。川渝诗人纵

情地穿行在诗歌王国,为少年儿童为时代生活为西南的山山水水蓝天白云也为自己心中的缪斯。他们既写《晶亮的十二岁》和《山村少年诗》(赖松延诗集),也写《绿色的小手》抚摸《无花果》(江日诗集)与《纸船》(钟代华诗集);他们既写《树杈上的月亮》(马及时诗集)和《都市布谷鸟》(沈国仁诗集),也写《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吉狄马加)和《春天从哪里来的》(柯愈勋)。他们的诗属于《小孩的爱,大山的情》(赖松延诗集),透过《初开的蔷薇》(徐康诗集),飞出《红蜻蜓蓝蜻蜓》(徐国志诗集)。

但川渝儿童诗人的诗心是开放的,宽阔的。他们向着都市向着网络向着高速公路向着现代文明向着高科技向着跨世纪,于是这样就有了另一种超越内陆腹地的现代性儿童诗。他们写《男孩子和女孩子》(柯愈勋诗)、《蓝眼睛和黑眼睛》(徐国志诗),写“艾青、雨果爷爷还未写出的诗句/脸上的吻注释七色情感/翻过语言的栅栏/便是一片橄榄一片绿草地”(徐国志诗)。川渝诗人在儿童诗的形式、表现手法、审美意象上作了全新的探索,在儿童诗的题材内容、言说空间、创作向度上作了机智的拓展。他们的诗是从童心生长的诗花,浓郁着水灵灵的春意,幅射出现代的强光。在这方面,从大巴山深处走出来的邱易东是一个代表。

邱易东出生于大巴山并长期在大巴山耕作诗园,因而他喜欢把对孩子的爱与对缪斯的情深藏在山水草木之间,脉动在露珠轻盈的舞姿和微风吹过的小花之中。他的儿童诗集《五个杈丫的小树》《哭泣的蘑菇》《到你的远山去》,更多地体现出一位敬业的园丁与诗人对童心世界的虔诚守望与温暖祝福,烂漫着校园生活的七色之光和花季少年的吉它弹唱。他